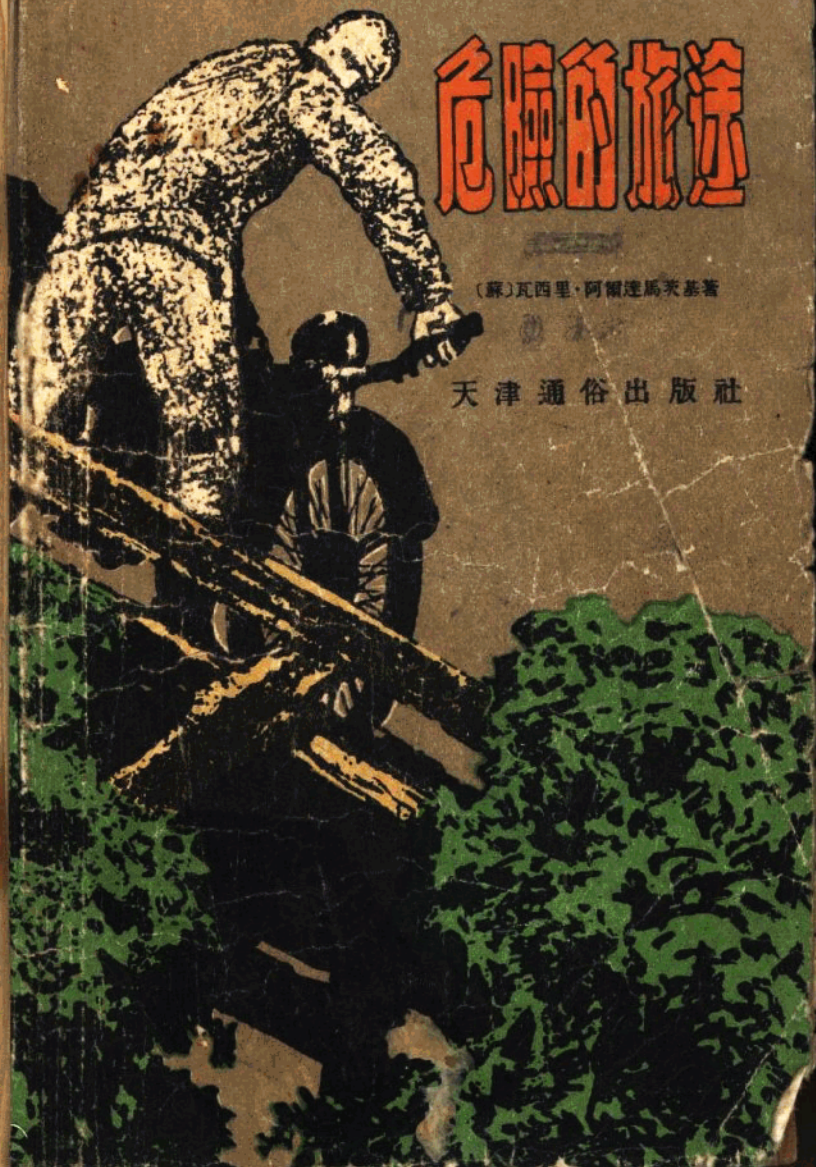


危險的旅途

(蘇)瓦西里·阿爾達馬茨基著

天津通俗出版社





在我面前擺着一本厚厚的文件夾，上面寫着：“案件”。封面的橫頭清楚地批着：“歸檔”。這本案件已經編了號，約有二百頁，整整齊齊地裝訂在一起。整齊得簡直有些單調無味：你可以想像，坐在辦公室裏那位工作人員，當他機械地把這些文件一張一張地裝訂起來的時候，他也會感到單調吧。

可是我剛剛翻閱了第一頁，這種感覺就立刻消失了……

“電話記錄Π〇第一號。四點十七分收到。

自列斯諾伊區發來。

夜間值班回來的‘黎明’集體農莊莊員伊里亞·謝苗諾維奇·彼得魯尼切夫報告：在夜裏一點鐘左右，一架飛機在黑森林區盤旋後向西飛去。

傳送者：區民警分局值班員。

收話者：國家保安局值班員……”

“電話記錄Π〇第二號。四點二十一分收到。

軍區空軍司令部發來。

夜一點五十四分，在離黑森林七十公里處，我驅逐機擊落國籍不明的飛機一架。詳情正調查中。

傳送者：司令部值班員。

收話者：國家保安局值班員……”

“電話記錄Π〇第三號。十七點四十二分收到。

自市民警局發來。

在市東郊區第一〇一號郵局附近發現被原主遺棄的伊熱夫

斯克牌摩托車一輛，牌號一二〇七。該車係在列斯諾伊區登記註冊。

傳送者：民警局執勤科科长。

收話者：國家保安局值班員……”

這些電話都是在一九五×年夏季某一天裏收到的。

我把這本案件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一個完整的故事就在我面前展開了……

第 一 章

一架飛機在無窮無盡的夜空中航行。它飛着，好像已被地面遺忘。無線電指示站不發給它信號。負責同所有在航行中的飛機聯系的空中調度員，連想都沒有想到這架飛機。機場上的無線電員同一切夜航機中的無線電員都通着話，但同這架重型飛機的無線電員却沒有聯系。

別的飛機在飛行的時候都點着信號燈，在地面上看來，就像是黑色天空中的彩色的星星。而這一架却熄了燈，飛行在極高的天空，誰也看不見它，也聽不到它的飛行。

要是飛機失事——沒有人會知道死者的姓名和飛機的國籍。在飛機乘員的口袋裏找不到任何文件，在機翼的碎片上也不會留下任何可以辨識的標記。在領航員的地圖上找不到飛機的航綫，因此，也就不能確定這架飛機是從哪兒來、飛向哪兒去。

不過，在機上唯一的乘客的口袋裏還是可以找到證件的。但是，人們還是只能迷惑地去猜測，這個人究竟是誰。因為他們會找到好幾份證件，姓名各不相同，而照片却都是一樣的：一個相

當漂亮的四十歲左右的男子，有一雙極其沉靜的眼睛……

可是，現在飛機上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它順利地繼續在無窮無盡的夜空中飛行。那唯一的乘客——好幾份證明文件的持有者——在緊靠駕駛員座艙後面的艙室裏，靠在椅子背上打瞌睡。

在這個乘客面前的指示燈的紅色的小燈泡閃爍了幾下：駕駛員要同他談話呢。他懶洋洋地拿起了聽筒。

“喂！喂！”駕駛員的聲音低而瘖啞。“現在是一點十七分。我開始下降。再過五分鐘，你就摘下氧氣面具準備跳傘。”

紅燈又亮了一下，就熄滅了。乘客看了看錶。

就在這時候，在地面上有一個年輕的軍官也在看錶，並且急忙記下時間。這已經是蘇聯的國土了。防空哨已經發覺了這架飛機：在雷達的螢光板上出現了一個隱約可見的移動着的小點。就在這時候，好多電話鈴響了，通過電綫向各個方面發出了緊急的命令……

飛機急速地下降。這個乘客的耳朵震壞了，他聽不見馬達的轟隆聲。他又看了一下錶，從臉上取下了氧氣面具。

乘客一動也不動地坐了幾分鐘。艙室牆上毛玻璃的壁燈微微照亮了他凝神沉思的臉，因為面具太緊，他的臉上已經勒出了一道道紅印。

他的面貌不僅漂亮而剛毅，而且是聰慧的。高高的突出的額頭，覆蓋着濃密的栗色頭髮，鬢角微微有些斑白。他有筆直的鷹鼻，堅強的下頷，目光凝聚的灰色眼睛。

他拿掉緊裹着身子的毛皮毯子，於是看出他是穿着深灰色的舊上衣，在它的下面露出繡花的烏克蘭襯衣。揉糊了的褲腳塞在一雙普通的皮靴裏。

現在，艙頂上一盞耀眼的燈亮了。這個乘客並不從椅子上站

起身，只是叉開兩腿，彎腰去打開嵌在艙室地板上的艙口的鎖栓。然後他站起來，從地板上拿起一隻裝得滿滿的背囊，仔細地揹在背上，還跳了幾下，試試繩子是不是綁好了。他以迅速的動作從椅子下面拖出一個裝着降落傘的扁平背包，把它紮在胸前。

艙頂上的燈又閃了一下。乘客迅速地打開艙門——發動機的轟鳴一下子衝進了艙室，空氣迎面打在臉上。他戴上防護眼鏡，雙膝下屈，以敏捷、靈巧的動作，頭朝下地撲向艙門……

二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個悶熱的夜晚，在西部戰綫上發生了一件悲壯的事件，很多蘇聯紅軍的戰士犧牲了。這件事在司令部的檔案裏記載得很簡單：“奧卡也莫夫中尉領導的工兵連在執行戰鬥任務時幾乎全部犧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奧卡也



莫夫中尉奉命在夜間把連隊帶到河的西岸，在河邊地帶佈雷。

他們乘小船渡河。奧卡也莫夫中尉站在第一隻平底船的船頭上。星星在盪漾的水裏破碎了，溶解了。在西方，漆黑的天空似乎抬起了一點——在那邊，地平綫上翻動着紫紅色的火光。在很近的地方，一尊孤獨的大砲匆忙地射擊着，還可以聽見混亂的步槍射擊。全連只有奧卡也莫夫知道，在樹林的右邊，我們一個團留下的少數部隊正在用最後的力量抵抗拚命想衝到河邊來的希特勒匪徒。“一到天明他們就會派坦克來衝鋒，”師長跟奧卡也莫夫說，“如果你們不能在沿河地帶埋好地雷，敵人就會衝到我們的後方……”

一架敵機在低空盤旋，投下照明彈來。在它們的慘白的光亮照耀下，大河變成了乳白色。奧卡也莫夫看了看兵士們緊張的臉，趕快扭過頭去，敵人的大砲已在向河上轟擊。那架在黑夜的天空中看不見的飛機在校正砲兵的射擊。最後的一隻小船立刻湮沒在砲火中。奧卡也莫夫只是隱約地看見，在靠下游一些的地方，有誰的腦袋露了一下，馬上又不見了。

船底沙沙地擦着了河灘，工兵們互相推搡着，低低地罵着，跳到淺灘上。各班班長在奧卡也莫夫那裏集合。

“我們把地雷留在這裏，”他低聲地發出命令。“布希諾夫的一班人也留在這裏。其餘的進入樹林，在一百公尺縱深的地方採取分散防禦，挖好單人掩體。樹林中的部隊由古爾柯中士指揮。沒有我的命令不准有任何行動。我去和團部取得聯系，明白了嗎？”

“明白了。”班長們說。

“那就執行命令！”奧卡也莫夫一字一句地說。

班長們率領着自己的士兵進入了樹林。奧卡也莫夫旁邊只剩下了古爾柯中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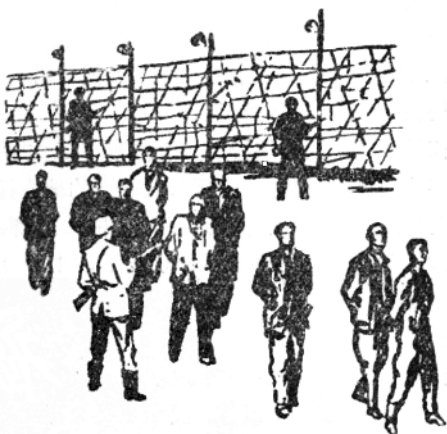
“可是我聽說……”他沒有把握地說，“好像是要在河邊佈雷……就在那邊。”

“古爾柯中士！”奧卡也莫夫提高了嗓門。“執行命令！”
中士消失在黑暗中。

奧卡也莫夫爬上河邊的斜坡，就沿河急速地跑過去。離開渡口五百步以後，他向左邊拐一個陡彎，頭也不回地向樹林中奔去，直到濃密的樹蔭把他完全遮沒了為止。他站住，仔細地諦聽着，然後小心地邁開脚步向前走去。

從前誰也不知道，奧卡也莫夫早就是全體蘇聯人民的兇惡的敵人，而且從戰爭開始的第一天就在尋找合適的機會投向希特勒匪幫。這天晚上，他就這樣地投了敵……

在那邊，奧卡也莫夫失掉了姓名，成了第五七六八九號。他曾希望人們有禮貌地接待他，很快地把他叫到司令部去詢問。可是這一切事都沒有發生……



在那時候，希特勒匪幫正幻想着很快就會勝利，連想也沒有想到這個逃跑的下級軍官對他們會有什麼用處，儘管這個人懂得德文並且願意為他們効勞。

在白俄羅斯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奧卡也莫夫走在俘虜行列之中，一邊

走一邊打瞌睡。他反覆地對自己說：“只要不倒下……”倒下去的人是要被槍斃的。以後他們乘軍用列車走了很長的路。每當從車箱裏挨個兒扔出一具一具的死屍時，奧卡也莫夫就對自己說：“我還活着”……在俘虜營裏他只想一件事——怎樣保全生命。俘虜們做着毫無意義的工作——整天整天地把石頭從這一處搬到另一處。在最初的時候，奧卡也莫夫幾乎是跑着搬石頭。看守兵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俘虜們認為他是神經錯亂了。奧卡也莫夫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錯誤，就不再這樣拼命幹了。

秋天來了。因為天氣冷和全營房的人的沉重的咳嗽聲，晚間是不能入睡的。睡在奧卡也莫夫並排的床上的是一個上歲數的兵士，人們都叫他斯捷潘內奇。他們兩人合蓋一件軍用大衣，睡覺也互相緊緊靠在一起。每當奧卡也莫夫凍得睡不着的時候，斯捷潘內奇就低聲對他說：

“你想一想祖國，心裏就會安寧了……”

奧卡也莫夫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希望德國人趕快打勝。可是，俘虜營裏傳播着許多使他驚慌的消息。希特勒匪軍的“閃電”攻勢顯然是被挫敗了。送來的俘虜越來越少。就是從看守兵的臉上也可以看出，前綫的情勢對於希特勒匪幫很不妙。

在十一月初的一個晚上，斯捷潘內奇悄悄地對奧卡也莫夫說：

“我們決定慶祝一下十月革命節。十一月七日晚上我們準備逃跑，



你同我們一塊兒跑嗎？”

奧卡也莫夫假裝忽然睡着了，沒有回答。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在走過看守兵旁邊的時候，用德語低聲說：

“有重要情報要告訴俘虜營長官，我的號碼是五七六八九。”

晚間點名後，俘虜營長官到營房裏來了。蓋世太保^①分子知道該怎麼做：爲了替奧卡也莫夫做“偽裝”，和他一同被叫到管理處去的還有另外五個人……

第二天早晨點名時，斯捷潘內奇被吊死了。奧卡也莫夫站在俘虜的行列裏泰然地觀看了絞刑的執行。

過了不到一個月，奧卡也莫夫又因爲把俘虜營裏來了一個穿士兵制服的蘇軍上校的事報告給長官而大受賞識。在這以後，奧卡也莫夫就調任廚工。到了冬天，他更是官運亨通，成了巡迴的奸細，哪個俘虜營裏出現了反抗的組織，就把他派去。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奧卡也莫夫是在西德的一個戰俘營裏。美國軍隊的逼近並沒有使這個叛徒感到驚慌。奧卡也莫夫差不多確信他們不會找他的麻煩。而他說的確沒有弄錯……

三

奧卡也莫夫坐在一個乾癟的、冷酷的美軍上校面前。訊問是在一所學校裏進行的。漆皮脫落了的講課桌上擺着一個盛着礦泉水的瓶子。奧卡也莫夫注意到，從瓶底升起的水泡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窗外，美國兵在吵吵嚷嚷。在奧卡也莫夫坐的連椅桌後面，一個穿便服的人像小學生一樣地靜坐着。不知爲什麼，奧卡也莫夫總感覺主要的危險是在他的背後。而且上校也是時時看着這個穿便服的人。

① 蓋世太保是希特勒的秘密警察。

“那就是說，您沒有當過叛徒？”

“沒有，也不可能。”

這個問話和奧卡也莫夫安詳的回答已經是第三次重複了。上校看了一眼穿便服的人，忽然尖聲地吹起口哨。門口出現了一個兵士。

“讓他進來……”

兵士退去了，蓋世太保福赫特走進了教室，他是奧卡也莫夫曾經活動過的一個戰俘營的長官。他穿着很講究的便服，手裏拿着一頂寬邊帽。福赫特靠近了桌子，把由於驚嚇而縮作一團的奧卡也莫夫端詳了一番。

“是他？”上校問。

“就是他。”福赫特說。

“謝謝，請走吧。”

福赫特走了。

“呸？”上校譏刺地說。

奧卡也莫夫開始迅速地、混亂地說話，在英語中夾雜着德文和俄文。他敘述了自己的經歷。上校帶着毫無變化的表情聽他講了三分鐘，就舉起一隻手來：

“够了！這些東西全寫在這兒了。”他用手指頭敲敲擺在他面前的藍色紙夾。“這是您的‘個人檔案’，從蓋世太保那裏拿來的。”上校站起身，離開了屋子。現在坐在他的位子上的是那個穿便服的人。這是一個略帶虛胖的男子，大約四十五歲。在鷹鉤鼻子下面長着非常細的小鬍子，黝黑的臉使他看上去像是南美洲人。

“我們不預備把您交給俄國人。這是第一點，”他和顏悅色地說，“第二，您願意為我們工作嗎？”

“無條件地願意，”奧卡也莫夫趕緊回答說。他很明白，現在

談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唔，那好極了。您不餓嗎？”

“從昨天起就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奧卡也莫夫幾乎是惡狠狠地說，一面把手伸向水瓶，“我能喝一點嗎？”

“等一等。現在就到我那裏去吃午飯吧……”

他們去的是靠近城郊的一座獨院的小房子。一個身材高大的女傭人把他們引進了客廳，然後站在門邊等候吩咐。

“兩個人的午飯，法國酒，香煙……”

女傭人走了，穿便服的人請奧卡也莫夫坐下。

“讓我們互相認識吧。我叫巴爾區。”

“奧卡也莫夫。”

他們互相握手，大笑了一陣。

“這就是戰爭幹出來的事，奧卡也莫夫先生，”巴爾區繼續笑着說。“它不僅使得一些國家化為烏有，而且把人們巧妙地麝混在一起。不僅是巧妙地，簡直是合理地。您不覺得嗎？”

“我寧願不那樣說。”奧卡也莫夫眯着眼看巴爾區。“它產生了合理的偶然性。”

“偶然性？”巴爾區沉思着。

“合理的偶然性，”奧卡也莫夫重說了一遍。

巴爾區擺擺手。

“在大學裏的時候我就恨透了哲學。照我看來，哲學就是由許多奧妙的道理組成的，要證明它們同要推翻它們是同樣容易。”

“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奧卡也莫夫笑着說，“要是抱着這樣的哲學觀點，在俄國是吃不開的……”

“哦，是的！”巴爾區哈哈大笑了。

在女傭人擺飯桌的時候，他們沒有說話。然後巴爾區在杯

子裏斟滿了酒說：

“爲我們的相識乾杯！”

他們喝了酒，就開始抽着煙。巴爾區說：

“現在談談您的一生吧。在您的‘個人檔案’裏，蓋世太保們以他們固有的迂腐氣登記了您的一生中的事件和年月日，而我感到興趣的却是生動的細節和心理。一般地說，就是人們所謂的命運。我們的時間足夠。那麼，我請您……”

奧卡也莫夫平生第一次真實地敘述了自己。對於一個習慣於經常說謊的人來說，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奧卡也莫夫的童年是在一座白石砌成的大房子裏度過的，它座落在西伯利亞一座壯麗的城市的教堂前廣場旁邊。冬天，格里哥利·奧卡也莫夫喜歡從客廳的大窗戶裏看暴風雪無情地鞭打來往的行人。而在客廳裏是溫暖而安寧的……鬆鬆的栗色馬拖着塗彩的馬車來到了廣場上，車子裏坐着他的父親，矯揉造作地挺着胸。他的上校的毛皮帽子威風凜凜地向後翹起，戴着白手套的手扶在銀質的軍刀柄上。馬車停在台階前，車夫上去揭去蓋膝的熊皮……

格里哥利記得特別清楚的是他“黃金的童年”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在客廳的中間，高高豎起一株茂密的，香噴噴的槲櫟樹，樹端直衝着天花板。入夜以後，它的枝葉上點起了無數的蠟燭，父親拉着孩子的手。

“讓咱們看一看，孩子，”他說，“冰雪老人給你帶來了什麼禮物……”父親掀起了最下層的樹枝，在樹蔭裏放着一輛鍍鎳的發閃光的三輪腳踏車。兒子上去抱住了父親的脖子，就在這一刻那，街上響起了兩聲槍響，然後就聽見玻璃破碎的聲音。這是一九一七年的事……

過了許多年，奧卡也莫夫已經是一個青年了，他知道了他父

親是和高爾察克海軍上將一同被布爾什維克槍決的，他決意要報仇。他把他那當白衛軍諜報人員的父親看成了英雄和烈士。

那時候他同母親一塊兒住在奧爾洛夫辛的舅舅家裏。不久母親死了。“是他們逼死的，”年輕的奧卡也莫夫恨恨地想。舅舅沒有孩子，就把格里哥利收養起來，並且讓他姓自己的姓。舅舅有一座漂染工廠和一所裝着石油發動機的麵粉工廠，它開動起來聲震全區。老頭子時常憂傷地望着格里哥利，一再說：“這都是你的，我把它直接傳給你……”一九二九年，舅舅被清算了。

……九月裏一個令人愁悶的下雨天，很不容易挨過。格里哥利坐在一間小屋裏看一本破舊的雜誌“田野”的合訂本。忽然他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驚慌，他丟掉了雜誌，看看四周。周圍的一切都照常，可是總顯得缺少點什麼。奧卡也莫夫出了小屋，走遍了整個的房子，又回到房間裏來，向窗外眺望。驚慌仍然沒有消失。忽然他明白了引起他異常不安的原因：麵粉工廠機器的轟隆聲在不該停的時候停了。

舅舅艱難地喘着氣，跑進小屋來。他的臉色慘白，就像在麵粉裏滾過一樣。他一句話也沒有說，打開一隻箱子，從裏面取出一個小包，走到格里哥利面前。

“我們的災難來了，”他啞着嗓子說。“這是一些十盧布的金幣，給你，格里沙[●]。有五百，不會少。趕快穿好衣服，騎着馬跑到火車站，坐上你所遇見的第一班火車，逃到什麼地方去都行。而我呢，要用霰彈迎擊來抄家的人，並且同自己的財產死在一起……”

奧卡也莫夫在南方的一個城市裏住下來。他狡猾地、謹慎地開始圖謀自己的前程。他費了很大勁兒克制着自己對工作和周

● 格里沙是格里哥利的愛稱。

團的人的嫌惡，在工廠裏他裝成是一個“熱情的小伙子”。這就使得他有機會上工人學校，以後又上了學院。在那兒，他“熱心”於社會工作，參加業餘藝術團體，積極地參加各種會議，而內心却極端仇視他在口頭上所極力讚揚的一切。

多年以來，奧卡也莫夫的心中積聚着對於那些奪去他從前的生活的人的仇恨。

巴爾區很有興趣地聽完了奧卡也莫夫的敘述。這種類型的人對於美國非常有用。巴爾區心想，他真走運，不久以前他奉命要找一些熟悉俄國的人，而他現在已經找到了這麼一個理想的標本。

奧卡也莫夫用一年半的時間在巴爾區辦的秘密間諜學校裏學習了間諜和破壞活動的方法。很快地他就成了優秀的學生之一。當教員們稱讚奧卡也莫夫的時候，巴爾區就會驕傲地說：“是我把他挑選出來的。”當奧卡也莫夫畢了業，接受第一次任務的時候，巴爾區對他說：

“記住，美國對於那些聰明的、有才能的和有進取心的人，是幸福的國度。但它對於弱者是殘酷無情的。就在我們第一批定居於美洲大陸的祖先中，就流傳着這樣的歌曲：‘弱者應死去，爲了強者的安寧。’這一條法則到現在仍舊有效。對於您，奧卡也莫夫，美國也只因爲你是一個強者才愛惜你，關懷你。還應當記



住一點，在我們的工作中，就像在美國生活的一切方面一樣，起作用的是無情的競爭法則。記住它，並且要時刻防備着。”

聽了長官的訓示，奧卡也莫夫想：“這一切我早已知道了，所以，就連您，巴爾區先生，我也不會相信您到底的。”

四

任務一個跟着一個。五年之中奧卡也莫夫到過法國、波蘭、西班牙、埃及和伊朗。他在各處都幹得十分大胆和機敏。只是在回到慕尼黑的途中，他才感到了恐懼。奧卡也莫夫害怕上司會對他說：“現在該上蘇聯去了……”

他一直不能夠擺脫這種恐懼。在波蘭的時候，奧卡也莫夫有一次在火車裏偶然遇見一個著名的蘇聯電影女演員。他們用德語交談，奧卡也莫夫表現得那麼侷促不安，使得那個女演員笑着說：“看樣子您好像很怕我。”是的，他害怕每一個蘇聯人。

有一次，巴爾區——這時候他擔任美國駐歐洲間諜分支機關的副長官——請奧卡也莫夫到他的別墅裏去。他們整天在清潔的、修剪得很整齊的樹林裏漫步，談些不關緊要的話。到了晚上，他們坐下來下棋，巴爾區一面擺棋子，一面若有所思地說：

“我們最嚴重的敵人究竟還是俄國人。可是我們在俄國幹得特別不成功。徒然在原地踏步，一連串的失敗……一想起來就使人心煩！”

奧卡也莫夫緊張地戒備着。

檯燈的綠色柔光照射在光潔的棋盤面上。在走廊的窗外天已漆黑，地平綫上閃動着橙紅色的火光：那兒就是慕尼黑。

棋局剛剛開始。巴爾區心不在焉地望着棋子，等待對方走下一着。奧卡也莫夫下棋向來是很謹慎的。在平時，巴爾區很喜歡他這樣，可是今天他希望趕快下完這盤棋，好同他進行談

話，這是他今天請奧卡也莫夫來的原因。

“我看咱們別下了，”巴爾區說，一面靠到椅子背上，“象棋大師們有時候也這樣做的，不是麼？”

“不下也行，”奧卡也莫夫嗔聲回答，沒有抬起眼來。

“讓我們打開無線電，聽聽俄國人說些什麼吧……”巴爾區說着站了起來。

奧卡也莫夫走到收音機前。莫斯科報道了隆重地歡送去開墾荒地的青年的情況。然後一個烏拉爾的煉鋼工人敘述了自己提出的革新建議，它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廣播中還談到了即將開幕的全蘇農業展覽會，談到了蘇聯獲得了世界冰球冠軍，談到了在戲院裏新上演的歌劇。在國外的報道中，有外國報紙對蘇聯科學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成就的反應。

“唔，他們向全世界廣播些什麼呢？”巴爾區問。

“一般的宣傳，”奧卡也莫夫聳聳肩。

“難道您認為，他們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嗎？”美國人笑道。

“不，我不這樣想。他們很懂得他們需要什麼，而且能用驚人的倔強去做到這一點。”

“我不同意咱們的那些新聞記者的看法，他們要我們相信蘇聯是個軟弱的敵人，”巴爾區精神振作起來，“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問題。莫斯科，現在已經不僅是莫斯科了，還要加上北京、布拉格、華沙——三分之一的人類，見鬼！況且他們已經有了原子彈和氫彈。而且還有一些可惜我們還完全不知道的東西。總而言之，我們的消息很不靈通。一年以前，我們的人偵察出在俄國有一個什麼伏爾斯基教授的研究所。但到現在為止我們僅僅知道研究所在哪一個城市。一切進一步探聽的企圖，結局都遭到慘重的失敗。伏爾斯基教授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目標。昨天尼柯爾斯飛到這兒來了。他大發脾氣，罵我們是懶漢、怕死鬼。

華盛頓會把他召去申斥，看來他一定被上級狠狠地罵了一頓。”

他們沉默着。度過了使奧卡也莫夫難以忍受的一分鐘。

“您不想親自認識認識伏爾斯基教授嗎？”巴爾區突然問道，他注視着對方，而對方並不急於回答。“照我看，只有您能擔當得起這個去結識他的責任。況且，我希望您不會拒絕去復仇雪恨，這個仇恨在咱們第一次見面時您已經詳細地告訴過我。當然，我也同別人一樣知道，這個任務對於您是困難的。可是成功以後您可以得到比一切人都優越的權利。您可以到美國去工作……”

“我根本還沒有打算脫離當前的行動任務呢。”奧卡也莫夫冷冷地說。

“您要時刻記住，要是成功了，就是您今後生活的保障，而且……”

“好，”奧卡也莫夫打斷了他的話，“我同意。只是在我做準備工作的時候別來催我。請您指示機關裏把我的行動任務當成第一位的工作，並且滿足我的一切要求。”

“沒有問題！”

奧卡也莫夫對自己的行動準備了差不多兩個月。大家都笑他過於拘謹，因為他把一切細節都考慮到了。他的遲緩使尼柯爾斯感到不耐煩了，可是巴爾區用一切方法迴護着他的門徒。

最後，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奧卡也莫夫擬訂的行動計劃被批准了。奧卡也莫夫給自己規定了三項任務：竊取關於伏爾斯基的研究所工作的材料，消滅研究所和教授本人。計劃是這樣規定的，如果遇到事先無法預料的複雜情況時，奧卡也莫夫可以只完成這些任務中的一件。

“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尼柯爾斯在審查計劃的時候說，“您在行動一開始就以自己的真名出現嗎？”